



學部通辯前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朱陸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沒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丁未淳熙十四年朱子五十八歲陸子四十九歲

五月朱子答陸子書云稅駕已久諸况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大爲吾道之害不待他時末



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
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

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譜自去年冬得旨奉祠還家學者輒集
故此書有稅駕已久學徒四來之云也此朱子晚
年攻陸切要之言道一編乃列爲早年冰炭差矣
戊申淳熙十五年朱子五十九歲陸子五十歲

正月陸子作荆國王文公祠堂記畧云公英特邁往
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
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

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勲績必爲伊周公之
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
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君或
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
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
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斷乎不疑君子力爭
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愴狻得志
曾不爲悟公之蔽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
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

學善通編 前編卷下
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
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當分之矣公以蓋世之
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
無所致敬郡侯錢公慨然撤而新之以時祠焉余竊
所敬歎

象山文集年譜

朱子答劉公度書云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已人人知
已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語言殊不似聖
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
解邪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

皆是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激之若
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

朱子文集

按象山文集年譜載荆公祠記俱明言淳熙戊申
道一編乃指爲初年冰炭顛倒早晚矣嗚呼早年
者以爲晚歲晚歲者又以爲早年誰料篁墩著書
從頭徹尾顛倒欺誑稱荆舒者王安石先封荆國
公後追封舒王

陸子答胡季隨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
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象山文集

學音通籍 前編卷一 三
按王安石為相首變法度引用兇邪實一人可以
喪邦而其三不足之說則又一言可以喪邦者遂
使靖康覆亡中原淪於左衽之禍安石階之也言
之痛心織人乃為立祠象山又從而為之記盛稱
其美重為諛墓之辭分過於人曲為庇鄉人之計
朱子譏其昏昧偏私誠切中其病矣乃自謂聖人
復起不易吾言將誰欺乎

是年陸子改貴溪應天山為象山建精舍講學與學
者云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

本傳貴溪二山字
元之同九都皆與之
通凡上上高五里耳
象山之曰象山
今貴溪縣上之山
前百九

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
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通疏象山
年譜
陸子嘗謂人曰牛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
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象山
行狀
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失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象山語錄

按象山論人如此其得失明矣究象山志趣專尚
曾點凡其曾襟高灑不拘小節類於點者即以為
通疏而取之至於文理密察矜於細行與點不類

者即以為蔽錮而不之取故夫深詆伊川而推尊李白輩以此也

朱子曰陸子靜看伊川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不識金耳

朱子語類

象山詆伊川猶陽明詆朱子大率儒禪不相合也曾祖道曰頃年嘗見陸象山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

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朱子曰陸子靜所學分明是禪

語類

按語類此乃象山沒後祖道追述之語以類附此又按象山答曾宅之書謂持敬字乃後來杜撰王陽明亦譏朱子主敬為綴為畫蛇添足而謂點也雖狂得我情譏持敬而尚點狂陸學趣見自是一種

朱子答歐陽希遜書云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老佛也

朱子文集

曾點見得大意而行不掩卒終於狂學者如何可
學會點之狂流爲莊周之變遂爲禪學矣

四月陸子與朱子書畧云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
加款於鵝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
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
教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
此言殆未可忽也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無中也豈
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

人之書所無有也

象山文集年譜

梭山名九韶字子美嘗詆太極圖說之非朱子先
已辨之矣至是象山復爲之申其辨而朱子答之
各有二書全文各數千言不能悉錄也姑撮著其
畧如此

十一月朱子答陸子書畧云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
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如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
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朱子文集年譜

十二月陸子答朱子書畧云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

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
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尊兄所謂真
體不傳之秘及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
禪宗象山文集年譜

已酉淳熙十六年朱子六十歲陸子五十一歲

正月朱子答陸子書畧云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
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
之相反請更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迥出常情
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况今雖偶然道

着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
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朱子文集年譜

按朱陸辨無極歲載二家年譜並同道一編乃謂

此辨在二家未會面之前而咎朱子年譜置鵞湖

既會之後為失其次於是以辨無極諸書列於鵞

湖三詩之前定為首卷謂以著其異同之始早年

未定之論篁墩一何誣之甚也按象山首書謂昔

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鵞湖云云其叙述

先後極為明白不待別加考證而早晚已曉然於

一書之中篁墩列此書於編首而於此豈有不知
分明自欺欺人而已然道一編雖欺而人則不知
其欺也篁墩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後學無不宗信
也於是修徽州志者稱篁墩文學而以能考合朱
陸爲稱首矣按閩臺者稱道一編有功於朱陸爲
之翻刻以廣傳矣近年各省試錄每有策問朱陸
者皆全據道一編以答矣近日縉紳有著學則著
講學錄序中庸管窺無非尊陸同朱羣然一辭矣
至席元山之鳴冤錄王陽明之定論則效尤附和

又其甚者矣古云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今篁
墩分明以一人手而掩天下之目矣若今不辨則
其誑誤天下後世將何紀極愚讀書至此不勝憤
慨爲此究心通辨嗚呼愚之爲此豈朱子在天之
靈有以啓其衷而使之白其誣於萬世耶

按道一編刻本今有二一徽州刻者程篁墩所著
原本也一福州刻者王陽明門人所刪節別本也
別本節去辨無極七書不載豈亦已覺其弊而爲
之掩匿耶又按象山年譜刻本今亦有二一在漳

州一在撫州皆近年陽明門人刻撫本頗多增飾
與漳本小異併記于此

陸子與陶贊仲書云荆公祠堂記與答元晦二書併
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
之文也吾文條析甚明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
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公
理常理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者也

陸子與邵叔誼書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某復書
又加明暢併錄徃幸精觀之

並象山文集

矜悻自高象山一生氣象自是如此

朱子與邵叔誼書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為閉匿
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所與左右書
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
惟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
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
為戒耳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渠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畧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

朱子文集

無極之辨冰炭極於此

二月序大學章句三月序中庸章句

朱子年譜

年譜云二書之成久矣不輟修改至是始序之按二書雖序於是年然後此尚復修改不輟大學直

至垂沒改定誠意章乃絕筆傳習錄因論格物之說與其禪見不合乃詆爲朱子早歲所著而未及改矯誣莫甚矣

傳習錄門人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文公於此反有未審何也陽明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門人曰晚年之悔如所謂向來定本之誤又謂雖讀得

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干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已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卽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按陽明此節卽與定論序文相表裏無一句一字不顛倒錯亂誣前誑後至謂朱子不知先切已自修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是詆誣朱子一生無一是處自朱子沒後無人敢如此詆誣自古講學著書無人敢如此顛倒欺誑昔尹和靖有言其爲

人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至也嗚呼可畏哉

陸子答胡季隨書云以顏子之賢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已復禮之說所謂已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已私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以至聖賢之地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仰鑽之力故卒能踐克已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

象山文集

此書本與答論王文公祠記同爲一書實出晚年
朱子曰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
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
不過要言語道斷心思路絕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
切不可不戒

胡達材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己朱子曰這是公那象
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
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
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

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
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着
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
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分明
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

並朱子語類

朱子謂他說到那險處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
處說起來象山一生講學是用此術象山文集篇
篇是此弊朱子又嘗謂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
常是兩頭明中間暗卽此也此象山遮掩禪機被

朱子晚年看破杲老宋大慧禪師宗杲也

壬子光宗紹熙三年朱子六十三歲陸子五十四歲

正月陸子知荆門軍帥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章講義

云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山

象年譜

按講義全文凡千餘言因辨皇極二字而止錄此

朱子曰今人將皇極字作大中解了都不是皇建其

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

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

朱子語類

朱子皇極辨曰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

之名皇建其有極云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

之標準於天下也

朱子文集

按漢儒以來皆以大中訓皇極象山講義承訛踵

謬至朱子始一正之發明精切有功前聖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前書諸喻讀之惘然季隨學有

家傳又從南軒之久常疑久遠無入頭處必為浮說

所動今乃果然乃曰纔涉思惟便不親切又曰非不

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却要如何下工夫

光宗紹熙五年在位五年

卷之六

前編卷六

七

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中庸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徇彼自欺之浮說耶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且將大學中庸論孟近思等書子細玩味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荆門皇極說曾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

朱子文集

自欺浮說爲人所誑等語皆是指象山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喻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疑所以未免紛紜却是明敏太過不能深

潛密察反復玩味只畧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爲人所惑虛度光陰也孟子之意須從上文看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不子細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嚇衆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

朱子文集

按項平父與胡季隨皆嘗惑於象山者故二書皆謂爲人誑惑虛度光陰也范甯議王弼考之通鑑謂其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

遺風餘俗至今爲患其罪深於桀紂朱子引此其
闢象山深矣

朱子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
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
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
子外義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朱子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
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
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

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乃
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當下便是之說相似此
大害理

朱子因與萬正淳論集義云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
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
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
內也今陸氏只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
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
是乃告子之說

並朱子語類

自卷首至此皆二家氷炭之言首荆公祠記之辨
次伊川人品之辨次曾點舞雩之辨次濂溪無極
之辨次顏子克己之辨次皇極講義之辨次孟子
義外之辨凡此數辨皆所謂直截說破顯然攻之
者也

按陸子嘗云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
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能添
一些觀此言則朱子與萬正淳之所論者信矣真
一告子也其視聖賢之好问好察若無若虛氣象

何啻天淵

十二月陸子卒于荆門軍朱子聞訃帥門人往寺中

爲位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

象山年譜
朱子語類

按陸子壽之卒朱子痛惜之爲文以祭象山則無
按朱子嘗答葉味道書云所喻既祔之後主不當
復于寢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
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既祔復主
之說告之而子靜固以爲不然直欲於卒哭而祔
之後撤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爲如

學齋通辨 前編卷下 十一
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如何只此卒哭之後便徹
几筵便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
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荆請罪之語
今錢君之論雖無子靜之薄而其所疑亦非也按
象山年譜淳熙四年丁繼母鄧氏憂此書朱子晚
年因事追論也卽此一事而見子靜薄親忤兄咈
諫違善其過深矣此子壽之所以爲降心從善而
子靜真一告子較然與或乃混合二陸苟爲彌縫
惡乎可

癸丑紹熙四年朱子六十四歲答詹元善書云子靜
旅襯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
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
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
朱子答趙然道書云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
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謂恨未及
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
極淺近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
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

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是字

按朱子攻排陸學之言出于象山沒後者甚多但

語中無明證者今不盡載詳具後編

朱子答蔡季通書云長沙之行幾日可歸閣記不敢

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曠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

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

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為所擔閣

壞了甚可歎也朱子文集

按閣記卽下文稽古閣記是年因蔡季通之請為

象山門人許中應作者稱陸氏者象山既沒為古

人方稱氏也凡稱陸氏者倣此道一編乃以為出于早年

氣盛語健之時編在初焉冰炭之首顛倒欺人至

此可駭嗚呼大學首戒自欺而篋數務為欺君子

不欺闇室而篋數特著一書以欺天下推此其平

生心術可知矣無怪乎主考鬻題為言路所劾逮

繫詔獄而遂愧恨以死也豈鬼神惡其積欺而降

之罰與愚也不得從言官後正其欺於

朝廷願從野史後昭其欺於汗簡則亦有不得已

馬耳

弘治己未程敏政主考會試給事中華景林廷玉劾其賣士下獄問黜舉子十餘人罷敏

政未出京卒

王陽明與門人書云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
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
聊以解紛耳然士大夫見之乃徃徃遂有開發者
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
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
不能有人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
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愚按陽

明此書自喜其謀工說巧能惑一時士大夫矣自
矜其智術又高於篁墩矣蓋道一編猶並取二家
言語比較異同陽明編定論則單取朱子所自言
而不及象山一語篁墩蓋明以朱陸爲同而陽明
則變爲陽朱而陰陸耳正如昔人明以儒佛爲同
而象山則變爲陽儒而陰佛意猶是也嗚呼蔀變
至此益深益妙務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
悟以入于禪視諸以儒佛朱陸爲同者有比較牽
合之迹其蔀淺矣噫蔀障重重日新月盛何嘗掃

蕩使不爲士大夫之惑耶

九月朔朱子作鄂州學稽古閣記云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然聖人之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者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爲

已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教授許君中應建閣旣成因予友蔡君元定來請記云云

朱子文集

按朱子早年學專求心而此記乃深譏求心之弊朱子之學早同於陸而晚異於陸莫明於此矣

按今天下學術議論兩途只爭箇部與不部不察篁墩之部則朱陸晚年契合察其部而究其實則朱陸晚年冰炭昭然灼然矣不察象山之部則陸

學爲孔爲孟察其郇而究其實則陸學爲禪爲佛
昭然灼然矣予奪懸殊好惡南北所爭只此耳嗚
呼郇障之患古今天下何事無之內而朝廷外而
百司刑政之間何往無之然彼特郇於一事一時
而象山篁墩則郇障天下後世其禍不知何時而
已朱子嘗謂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正以一時之
害輕而歷世之患重區區是用究心此辨耳

朱子答周南仲書云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
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

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
速之心是以前者旣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旣爲
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
甚

朱子文集

此言尤深中象山師弟及近日篁墩陽明諸人之
病下者流於管商指陳同父輩也同父名亮浙東
永康人時亦自豪其才驅駕流輩志於事功號爲
永康之學朱子亦嘗與之往復論難無異於象山
焉嘗謂學者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事江西頓

寧宗慶元六年三月甲子朱子卒年七十一
三月乙未夜為諸生說
極國庚申復說西銘
甚詳之西改大學說
意章注釋午刺暴天
能與甲子移寢中寢
久而逝葬于建甌縣
石里之大林谷嘉慶
文歷仕四朝仕于外者九
考立于朝者僅四日

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嗚呼
可見大賢自任之心矣

庚申寧宗慶元六年三月甲子朱子卒年七十一

年譜

按朱子一生惓惓以訂釋經書辨明雜學為已任
此二者正其上承孔孟下開來學有大功於世者
也自程篁墩造為朱陸早異晚同之說而視朱子
平日所以辨排雜學者皆為覆瓿自王陽明有朱
子定論之作而視朱子平日所釋經傳皆為蕪言

嗚呼二氏何苦好誣朱子取此編之作天使余正
二氏之誣昭朱子之實破禪陸之惑也

或曰吾子所論固公是公非鑿鑿皆實矣然得無
傷于訐直耶傷于好辨好勝耶曰此誠建之戇癖

也建平生惡人為欺每讀史至小人欺君誤國顛

倒是非誣害忠賢處未嘗不為之痛憤悼恨扼腕

太息欲籲其冤而無從讀道一編諸書亦然是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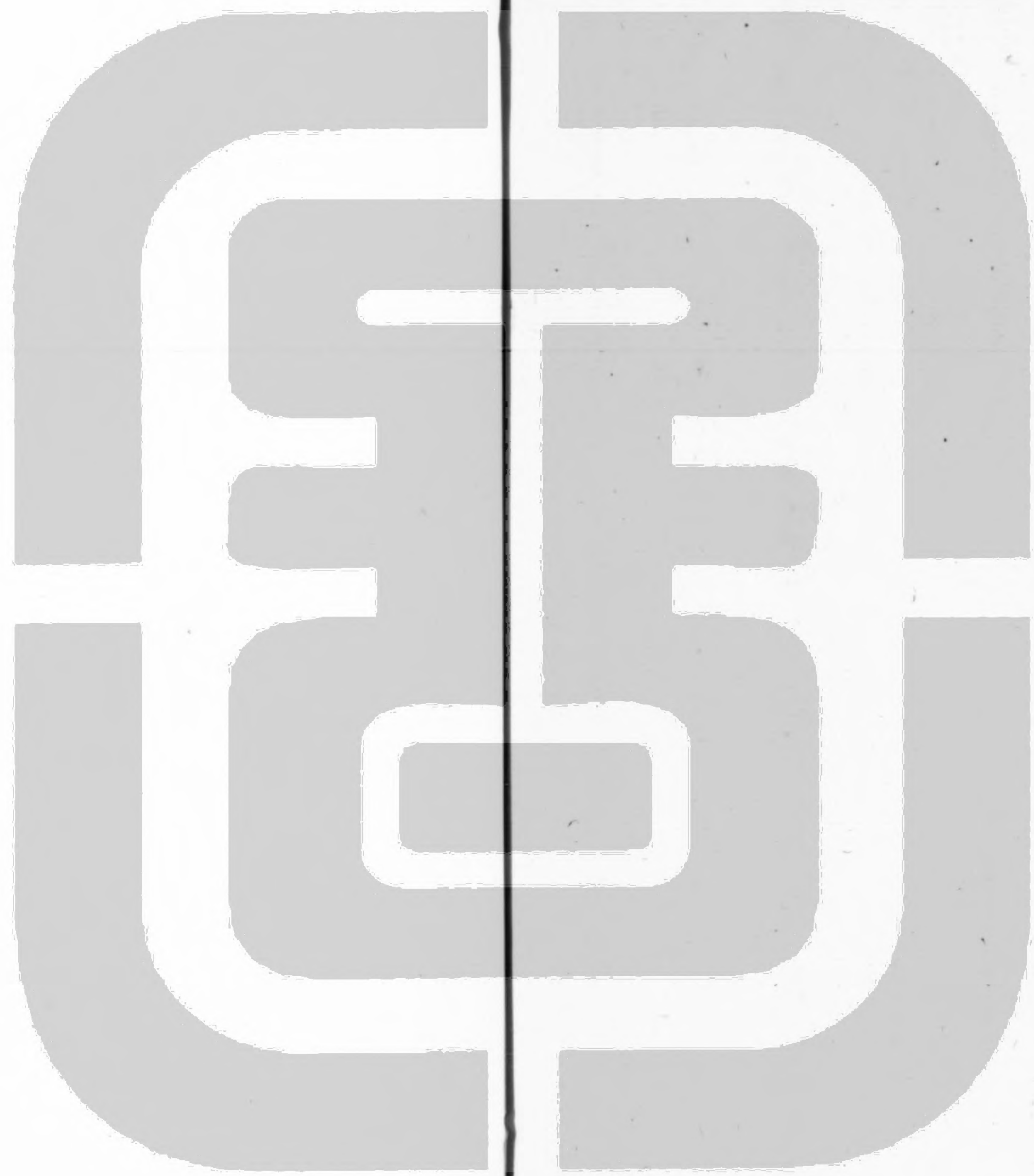
著為此辨以籲考亭之冤申儒釋之辨明朱陸之

實以告天下後世勿為所欺惟恐其辭有未盡辨

有未明不自知其爲訐直爲好辨好勝也韓子曰
君子得位則思死其官不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
其道我將以明其道也非以爲直而加諸人也嚴
滄浪亦謂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
言使其辭說沉着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
不直則道不見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謂二
子之言知言君子固有以諒我矣嗚呼今天下皆
尊信陸學而吾獨排之今士大夫罔不據信道一
編而吾獨辨之以管窺而妄議道學以么麼而僭
論前輩則區區固亦無所逃罪故嘗慨然曰知我
者其惟此書乎罪我者其惟此書乎

學部通辨前編卷下

終



Handwritten text on a vertical strip of paper, likely a library label or title slip. The text is written in vertical columns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possibly a variant of regular script. The strip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large watermark and shows signs of wear and tear, with some of the paper missing at the bottom.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reference mark. The characters are small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they appear to be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The text is written vertically from top to bottom.

